

灯下漫笔

# 江郎文章少更成

刘诚龙

人与自然  
角落里的萝卜花

刘文方

厨房桌子下面的黑暗角落中，一株萝卜花静悄悄地开放了。一尺来高，单薄的身躯像一根自然生长出来的绿豆芽，显得那样孱弱，孤独，无助。

它浑身上下生出五个横叉，青中带着嫩黄，嫩黄中透出翠绿。在它的顶端，六七朵洁白的小花开得很正艳，横叉上也挂满了含苞欲放的花蕾。仔细瞧，它头顶开花的枝叶已经扭曲到了一边。

好可怜的萝卜花啊，我心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守着烟熏火燎的厨房，守着桌子下黑暗里的角落，陪伴它的只是一堆又干又硬又涩的沙子，一块冰冷阴暗的水泥地，一堵惨白中裹着灰尘的冰凉墙壁，些许微弱的亮光，满身的仆仆风尘，四周缠绕的蜘蛛网。偶尔，还会有小虫子爬上它的身体，不知轻重地咬上一口。

没有人给它浇过一次水，没有一缕阳光照耀过它，没有一丝春风荡漾过它。这个季节，大自然早已经绚丽多彩了。热闹是别人的，与我何干。它只管趁着自己的有限的生命，竭尽全力地开花，不为任何人而活。

也许，是我太悲观太怜悯了，或许，它还感到暗自庆幸吧。试问，寒冷冬天里，和它一起贮存在这个破桌子下角落中的同伴都去了哪里？有的早已粉身碎骨被剁成了饺子馅，有的被切成了块被抛进沸腾的滚锅中乱炖，有的早已坏掉被主人当成了垃圾丢尽了垃圾堆。反而它却侥幸独自存活了下来，还孕育出了新的生命，开出了让人惊讶的小花。尽管有一天它也会死去或者会中途夭折，尽管没有惊扰到更多的人。但是，自己毕竟重生过、开花过、努力过，让它发现它的人，理解它的人惊讶过、感动过、慨叹过，有这就足够了。

我轻轻地扒开了萝卜花的根部，只见一个半截青黄、半截漆黑腐烂的萝卜头静静地横卧在又干、又硬、又涩的沙子中。母子情深？生命快走到尽头的萝卜头，居然义无反顾地带着奄奄一息的病体，匍匐在没有一点养分的沙子中用自己身体中残留的一点营养，默默地供养着新的生命。

看到这一幕，想起了一个泪奔的故事。一个二十多岁、新婚不久的年轻女孩检查出了子宫癌。医生说如果手术早，康复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她准备好了切除子宫的一切准备，但她最终却放弃了原定的计划。因为她，意外地怀孕了。一边是自己年轻的生命，一边是肚子里还未成型却正在孕育的新生命。她权衡再三，毅然选择了后者。卖了车，卖了房，变卖了几乎所有家产，决心保下子宫中的孩子。最终，孩子顺利地生了下来。可是她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孩子一岁多时，她的病情终于恶化了，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这开在角落里的萝卜花，这掩埋在浅浅沙堆中的坏萝卜头，何尝不正在演绎着人间的大爱和最美好的感动呢？一个柔嫩的生命的孤独寂寞倔强地生长、开花；另一个躲在它的背后，带着病体，利用回光返照的时间，毫无保留地拼命榨取着自己，为新的生命输送着仅存的一点点养分。

到底诗人出身，作起诗论来，与诗人不隔。评论家不作诗而作诗论，概念蛮多，贴心略少。袁枚本诗人，其作《随园诗话》，里面有诗人体己语与知心语。《改诗论》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何故？“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率尔操觚，写完便丢，去打牌了，去吼歌了，诗酒风流了，错别字没改呢，硬伤没改呢，一个字没吟安呢，这就是心浮。机窒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然之器，太多人工削之，弄得面目全非，不再天然机趣。文章不厌百回改，真改百回看看，看文章还像文章不。

袁枚举了一例，有个叫方扶南的诗人，年少轻狂，曾去凭吊三国周瑜墓，暮色苍茫，墓色苍凉，遂赋诗一首，中有两句“大帝誓师江水电，小乔夫婿是英雄”直抒胸臆，诗句直白却有气势，袁枚赞之，“可称工矣”。中年变法，方诗人翻检旧作，怕是受了诗必“形象化思维”理论蛊惑，改为“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英雄气渐淡，脂粉气渐浓，无复少年凌云壮志。中年这时，到底有“大帝誓师”气魄在，到了晚年，方氏再将其诗翻出来，再动手手术，“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气势全无，脂粉气都不地人而活。



江山就是人民(国画) 房倩

作为近年来青春文学畅销不衰的作品之一，纤云若水所著的长篇小说《天使不哭》，拥有其他同类作品并不具备的质地与特色，显得轻盈与厚重并存，别有韵味、意味深长，或许，这也正是此部作品一直以来广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对于青春文学较为关注的人都知道，青春文学一般以城市题材为主，书写的偏重于对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等花费大量笔墨，一般而言，青春文学呈现出清浅、明丽、多愁善感、积极向上等偏向青少年喜好的诸多特点。长篇小说《天使不哭》作为青春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具备同题材作品的一些共性，譬如以个人情感生活为主线，作品主人公情感丰富等，与之同时，《天使不哭》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青春文学的“异质性”，作者对于苦难生活的广泛描写，深刻呈现、深邃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青春文学的表达范畴，亦使得

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方诗三改，一改不如一改。别说他人当自己师，当不成师，便是自己当自己师，也当不成老师。

袁枚论修改，另辟一论，与论改文之得与失、之难与易，“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一过，大局已定。”袁枚再引唐诗撑其论，“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这事袁枚不曾说穿，说穿了，便是灵感与灵气。作诗与作文，灵感不请自来，灵气强留不住。灵感神感，不知何时来，灵气鬼气，不知何时去。灵感若来，打牌须丢牌，打架须弃架，打针须拔针，与老婆打破，也得叫停；等下，记下诗句贴。马上得来无纸笔，先借粉脸写胭脂。

灵气不但鬼气，灵感也爱性感。性感者，年轻人多有，老头了，满面尘灰灰灰色，性感无存，灵感不太会往老朽那去了。灵气爱美少女，灵感爱小鲜肉。年轻作家，作诗作文，灵气逼人，灵气胜人，才气过人，神气赢人。文人易老文章老，老汉文章多半是阅历撑起，当然，或还有些思想壮气。而其文气呢，而其才气呢，而其灵气呢，而其真气呢。少年文章如入花海，自是真烂漫，老来文章如入高原，越发气息稀薄。

文人自习，曰悔其少作，老来把卷，以昏花老眼，来观当年明媚，感觉居然刺眼了。少年之作，确多幼气，确多嫩气，造语稚气，造意傻气，然则里面有灵气在，有真气在。二十岁作家，固然写不出六十岁文，但是，六十岁作家也写不出二十岁文。鲁迅先生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至于还有些爱。”

黄裳先生曾出版《少作五种》，人家都在藏拙少作，黄裳却在露拙少作，不是黄老肥肥，而是黄老真真。更当然，不是黄老少作见不得人，而是足堪诱人，“我是不悔少作的，有时还怀有恋惜之感。不是为了文字，实在是怀念那种放言无忌的写作快感。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留给作者的和只是那样短暂的俄顷，于是这些笔墨就更令我珍惜了。”

国士季羨林，也是不悔少作的。季老老来出全集，其中收录了季老少年日记。季老小小少年，孟浪得很，比如当年读大学：“过年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就是去看女生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看大腿还是小儿科，季老心野处，有比看大腿更甚者，自是心野不引。

季老可赞者，是真实记录自个成长，县市作家在成长，无双国士也在成长，谁都曾浪荡，举止不曾放浪，心思肯定浪荡。季老自白：“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又是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又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哦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粗糙乃至粗鄙，到了老年，删还是不删？季老或给尊者讳，不给自己讳，“经过一番郑重思考，决定‘一字不改’”原文奉献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看我写文章的另一面”。季不悔其少作，不讳其少作，不毁其少作，展现真实一面，不损国士形象，更添国士神采。越是名人，越是名大，若拟受人敬重，须持一个字。文，非也；功，非也；名，非也。一个字：真。

虞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诗人老去莺莺在，文人老去嚶嚶在。老了，可仗思想与阅历，作好文章；要来拍杠，是，江郎才尽光彩衰，枯肠搜肚无才思。少年之作，老了作不出。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擅长。若说少年之作是，领导标新二月花，中年之作是，竹外桃花三两枝，那么老年之作是，删繁就简三秋树。

这说的是，自个道篇文章，都可不悔，都可不讳，更可都不毁。



其园清供(国画) 张建京

诗路放歌

## 雅鲁藏布江

李鸿雁

那只苍鹰盘旋，继而俯冲着飞过雅鲁藏布江时我也在飞过高原的峡谷机舱外呼啸的长风吹开云流就像挥手吻别深爱的爱人

天空的腰身一低再低千里万里的蓝写满雪域、覆盖雪山两千多公里的高度是一条河流血脉的长度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度是灵魂需要仰望的高度如飞鸟鸟视苍穹我仰望并敬畏生命的极限

野山羊站在悬崖往上看黑牦牛站在江边上往上看穿藏袍的阿妈站在毡房外边往上看白茫茫的世界圣洁啊，如此壮阔的一生我不敢低头怕低头的瞬间人，还未离开心已经开始了思念

## 楼顶上的父亲

西屿

整个夏天，嫌闷的他一遍一遍往楼顶上跑

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沉默着不发一言偶尔地他也打打电话 刷刷剧音

更多时候，他把自己陷在黑暗中 点一根烟他让夜晚闪亮起来

## 夏韵·山中

李六一

曙色落椿树，黄犬吠声。行缓山径静，风吹拂袂凉。古寺云磬鸣，尘烟日月长。倦游欲忘归，暮霭复沾裳。

荐书架

## 《中国绘画：远古至唐》：勾勒早期绘画的风格

文景

从岩石上的神秘图像，到陶器、建筑上的纹饰与壁画，绘画的二维平面如何产生？名家辈出的宫廷艺术与臻于极盛的公共宗教艺术在朝野间的争奇斗艳如何塑造了富有变化和创新的盛唐气象？在中国绘画3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以唐末为节点的早期绘画担负着开发绘画媒材的宏大历史职责，无名画家的集体创作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于以卷轴画为大宗的后世绘画，考古材料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期、地域和画手的风格变化，使得这段绘画史具有了研究方法论上的独特性格。

当然，纤云若水的青春小说绝非以揭露人性黑暗为目的，只是作家对于苦难生活的感悟与呈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揭露与展示，在这样一部以优美笔调书写的著作中，显示了小说内涵的丰富与多元，也给予了读者从不同角度品读这一青春小说的可能。毋庸置疑，青春文学视角之下的苦难书写，在一些人看来还有一些浅显、单薄，但它毕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去展现苦难，思考苦难，对于初入人世或者即将踏入凡俗尘世的青少年来说，不能不说不是一种有益的感触、经验或借鉴，仅于此而言，《天使不哭》中苦难书写的“厚重”价值就不容小觑。

经典之作——著名作家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白色鸟》，优美、纯情、诗意，残酷、丑陋、阴暗，这两方面的品质看上去截然相反，相去千里，可是偏偏又会在某一个时刻相逢，两者水乳交融，合而为一，呈现出来的效果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

当然，纤云若水的青春小说绝非以揭露人性黑暗为目的，只是作家对于苦难生活的感悟与呈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揭露与展示，在这样一部以优美笔调书写的著作中，显示了小说内涵的丰富与多元，也给予了读者从不同角度品读这一青春小说的可能。毋庸置疑，青春文学视角之下的苦难书写，在一些人看来还有一些浅显、单薄，但它毕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去展现苦难，思考苦难，对于初入人世或者即将踏入凡俗尘世的青少年来说，不能不说不是一种有益的感触、经验或借鉴，仅于此而言，《天使不哭》中苦难书写的“厚重”价值就不容小觑。

书人书话

## 青春文学中的苦难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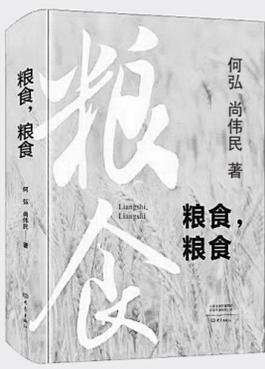
彭永强

小说《天使不哭》具有与众不同的“厚重”意义。

与别的青春文学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使不哭》的取材环境绝大部分在农村，包括乡村家庭、乡村中学、田野、溪流、森林等富含地域特色的乡村场所，小说主人公何微并非一个众星捧月式的人物，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饱受苦难与欺凌的弱者，甚至是“被凌辱与被损害者”中的一员。母亲是一个疯子，疯疯癫癫，一度走失并最终以极鲜明的青春文学的“异质性”，作者对于苦难生活的广泛描写，深刻呈现、深邃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青春文学的表达范畴，亦使得

小说《天使不哭》具有与众不同的“厚重”意义。与别的青春文学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使不哭》的取材环境绝大部分在农村，包括乡村家庭、乡村中学、田野、溪流、森林等富含地域特色的乡村场所，小说主人公何微并非一个众星捧月式的人物，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饱受苦难与欺凌的弱者，甚至是“被凌辱与被损害者”中的一员。母亲是一个疯子，疯疯癫癫，一度走失并最终以极鲜明的青春文学的“异质性”，作者对于苦难生活的广泛描写，深刻呈现、深邃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青春文学的表达范畴，亦使得

## 连载



何弘尚伟民著

步行，坐汽车、火车，路上要走几天，母亲又想方法，做了一些抄少许玉米面、红薯干面的菜团子。父亲从自己的口袋里为他们抠出几斤粮食，又想办法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在严重缺粮、几乎人人挨饿的时期，他们的旅途能有这样的“干粮”，算得上非常“奢侈”了。

1949年，全国只有132个城市，城市人口不足4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3%。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57年底全国城市人口已超过7000万，总占比上升到10.9%。尤其在“大跃进”期间，通过“大招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干部数量猛增。到1962年，城市人口超过1亿，总占比达到15.4%，加上小城镇人口，总占比已接近20%。

一方面，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加重了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减少，积累的基础被削弱，无形中减少了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只能从源头上加以限制。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精简领导小组。短期内，全国国家机关职工裁减了35%，由268万余人减少到174万余人。

不能按时开学，尚本礼老师一下子懵了。回到村里，父亲已经结束养病，向省里提出带病工作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一个离家近20里的公社供销社工作。

父亲每月粮食“定量”勉强够他在单位吃。三弟和妹妹因为生活困难已从当地中退学，四弟12岁，上完小学，也该升初中了，饭量也赶

上了成人。尽管父亲的工资不低，但全国到处缺粮，没有“指标”和粮票，拿钱也买不来粮食。村里的大伙食堂”已停办，生产队的仓库里除了种子再无别的存粮。家里有三个正长身体能吃饭的孩子，母亲天天为了让孩子们吃顿饭而发愁。

家里本来就缺粮，尚本礼老师又突然断了“口粮”回到村里，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和弟弟、妹妹们天天饥肠辘辘，被饿得面黄肌瘦、少气无力。一天，三弟与四弟因为争夺一块甜瓜发生冲突，三弟动手打了四弟。倔强的四弟要去陕西逃荒，非常坚决，无论母亲怎么劝说，都要走。万般无奈之下，母亲给父亲捎信，父亲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谁也不知道这样挨饿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与其在家挨饿等死，还不如跑出去讨个活命。

尚本礼老师负责送四弟去陕西，尚本礼老师的一个近门大姐一家在那里安家落户，最主要的是那里能吃饱饭。具体的地址是陕西省渭南地区韩城县坊镇公社太里大队。

说是逃荒，其实就是给四弟找个人家。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不能靠劳动养活自己，根本不可能独立门户；又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

人赘也无从谈起；只能委身于人，换句话说，被人收养，做人家的养子。临别，母亲平静地说：儿啊，啥时候回来就回来。其实她心里清楚，四儿子这一走，就成了人家的人。当尚本礼老师带着四弟走出家门的时候，坚强的母亲独自落泪。直到30多年后，母亲说到四儿还不能释怀。

1961年初秋，尚本礼老师与四弟尚本哲背着母亲为他们准备的行装，踏上了西行的路。行装内，除了被褥、衣服，还有吃的。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留足路费和四儿短期的花费，剩下的20多块钱全给他们买成了馒头和油饼——这是冒着极大风险（如果被发现，要把东西全部没收）买来的“私货”。

村里有一个30多岁的光棍儿，穷得房子没有一间，老娘死后再没有任何亲人，住在临街的庙里。一个穷光棍，天不怕地不怕，三年困难时期时不时地从外边搞点“私货”在村里高价倒卖，馒头四块钱一斤，油饼五块钱一斤。只有在家里有重病号或上了年岁的老人在家，才有重病号或饿得就要丧命的时候，才舍得偷偷买点馒头、油饼来救命。大队干部对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